



我一共五次看到他流泪,一次作为人弟,一次作为人子,三次——作为人父。时光就像线一样,串起了我们的过去和未來,回忆和梦想。

当他大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看到了他挂下电话时无力的手和滴下的泪,长兄如父,年少失父的他像是又一次失去了父亲,他的委屈至此没有人诉说,他的欢乐又少了一个能够与之分享的人。后来奶奶谢世,我从远方赶回老家跪在灵堂,当我哭得不能自己的时候,我看到了站在灵堂门口的他偏过头去,望着长空,泪水顺着他已不算年轻的面颊滑下。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永远都是坚强,都是无所不能的。作为人父的他,在我看来,他是那么的温情。姐姐结婚的时候,她挽着父亲的手走过礼堂,伴着结婚进行曲,庄重地走向全新的另一段人生。我并没有真正看到他的泪水,但是我知道他哭了,在他们交换戒指的同时用岁月化过妆的手擦干了眼泪。

余下的那两次眼泪,都是为了那个从小就比其他小孩调皮的我。

都说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我想我也是,所以我这辈子是他的冤家——我们俩太过于相似,棱角和棱角交锋时总要碰出一些火花,我们俩之间随时都充斥着火药味。

记得那次争吵,具体缘由早已不重要。那天夕阳正要落下,那一抹红像是给了我无尽的勇气,我也像是鼓足了力量和他吵,他气急,便随手一挥扇了我一耳光——他已经很久不曾打我,我看到了他脖子上的青筋和涨红的脸。继续在那夕阳的煽动下,我尖叫着说我的耳朵被他打聋,然后跑回房间,关上门开始独自旅行。哭泣,无限——便是我对七年前那个夜晚的印象。第二天六点十五,他准时敲响了我的房门,“起床了,不早了!”

是那句永恒不变的起床问候语,我睁开了眼,心中的难受堵到了嗓子眼。坐起来,穿衣,下床。浑浑噩噩地走到洗漱间,温水已经给我放好了——他连冬天都不愿意给自己洗热水,却坚持我在夏天也要用温水。“女孩儿本来就不能碰太多冷的东西”,他总是这么说,我是他的宝贝女孩儿。洗着脸,我用洗面巾捂着我的鼻子,我清楚地感受到我的脸和毛巾之间温度的增加。“好了没,我先出门给你点早饭。”他在门口穿鞋,“快点,别给我慢慢吞吞的。”“一起吧!我好了。”我叫住他。

夏天的太阳起得很早,他走在前面,橘黄色的光照在他平静的脸上,就像每天早晨那样平静,起风了,我挽了挽我的头发,把它们在我的脖子两边帮我挡风。他转过身:“冷吗?早上应该带件外套。”风吹起他的头发,偶见那触目的银丝,我的眼睛突然又模糊了。我走向前去,挽着他向前走,他抱住我,就像每次一样。

“爸爸……对不起……”我用蚊子一样的声音诉说着堵在我胸口一宿的不安。我的性格一向就算是很豪迈的,但对于我的父亲,我总是那么小气那么容易难堪。他什么也没说,把我抱得更紧了,阳光伴着微风清清的落在我们身上。

“爸爸更不对,不该打你,耳朵……还痛吗?”我们都停住了脚步,我不住地摇头,抱着他嘤嘤地哭,他一直揉着我的头发,拍着我的背。突然,我的额头多了一滴水——这是坚强的父亲,流汗流血都不会咬牙的父亲的眼泪,这是一个七尺男儿为我流的泪。

自从记事以来,父亲就像个英雄一样无所不能。他会在外出打工回乡时给我带电话里承诺的大苹果,会在夜晚突然断电时打着电筒拨弄电线杆上的线给我送来我和妈妈喜欢看的电视,能够耕田能够做饭能够满足当时的我一切的愿望。但是父亲和我总不能好好说话,我不会用语言表达我对他的爱,他也总不会赞同别人对我的表扬。我俩似乎永远都不能好好沟通,不能像个朋友一样交谈——后来我笑着对父亲说,我说爸爸我们不能轻言细语地沟通不是因为我们不是朋友,现在好朋友损友闺蜜不都吵着闹着吗?

我决定要去绵阳念高中,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妈妈说我长大了,我的人生由我做主,爸爸也不会不支持。送我走那天,他突然间像是变了一个人,一会儿叮咛这样一会唠叨那样,反反复复,“好好和室友们相处,不是每个人都像你爸爸。”他开玩笑地说着这句话,那天阳光很烈,刚好照在他的眼角,我看到了那颗珍珠,发着璀璨的光。

后来就是多年光阴,如水般流逝。如今的我,在果城这片土地上饮着嘉陵江水,他仍在州河旁边为我的未来付出。我开始学穿高跟鞋,他头上的白灰也越来越多。我的性子变慢了,他也是。我学着变得温柔,他开始肯定我的一切,帮我坚信我的梦想。我们终于不再争吵。

我的父亲,他拥有一双会流泪的眼睛,于是教会我把握自己透明的心灵。我相信在我看不见的家乡,他还会因为我流泪——因为我在远方想念着他,惦记着他,爱着他。

(文/影像医学系 肖忠林)

感冒不是一个 Trouble

“你感冒了吗?”听到这句话,整整几秒钟我才缓过神来。蛮久的一段时间,几个月,或是小半年,我都没有听到这句话了。也许这个朋友无意听见我抽鼻子的声音,习惯性提问,只是带着些关心的人情味。可是,我还是感觉有些温热的。

“你感冒了?”“嗯”。同提问一样,回答的语气应该是很轻的。我不必扯开了嗓子喊,也不必搞得像很长的故事。一句轻轻的嗯,仅仅温柔就好,不需要大了,让声波如季风过境直抵心脏。

感冒是个老话题了,我和它结识了很多年,像朋友似的,忽冷忽近的熟悉。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总会不时去拜访。量体温,测呼吸,然后开单,拿药,再回到他的办公室唠上一会,然后叮嘱什么。我的体质先天是差点的,小学那时候上次诊所最多也就十来块,一小包一小包的药,搭配好的,四五个颜色,七八片,我总是一口就完,妈妈总会叫我分两口。那时候都是那种很苦很苦的,我总是不肯喝,可是最后,迫于母亲大人的威逼利诱还是喝下。闭着眼睛,猛的一口。然后就是不停的喝水。

初中慢慢长大,体质也慢慢好了,也会感冒,虽然次数明显少了,可一年也会有那么几次,跟着那些变化的季节。可是,感冒总还是不那么容易好。我的依稀记得那时候我看病大多是找人住在镇上的一个医生。他没有营业执照,可是他是

正规医校毕业的,他办不到证件,就那么东躲西藏的入住了,很多人都找他看病,医生总会为我们一起开药。我记得那时候我从家走去医生那,傍晚天开始暗了,我路过水塘,水里还有鱼,我喘着大气,咳嗽着,坐在门口,等着还没有回来的医生。

高中,我也很容易感冒的,特别是高二高三。冬天是最厉害的,一个学期会有那么两三次感冒,一次就拖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会经常听见我的咳嗽,看见我在吃药。看见那么一个容易感冒的我。我会去踢球,在傍晚,感冒的时候踢球虽然很累,可是我让自己起码看起来精神点,让我不会那么一直咳嗽,我喜欢那种喘着气,病态的气息。

其实,对于感冒,最累的也许不是那种生病的疲劳感和无力感,而是没有人关心的失落感。很长的时候,这种期待是不露声色的,或者一句“你又感冒了吗”,或者一句“你好像一直感冒”。我觉得这两句比听见说多喝水,多吃药,多休息来得温暖很多。后者带着潜意识的敷衍,一提到感冒就是多喝水多吃药多休息,除了这三多,还能干什么啊。而这种更温暖的,就是某人拿给你些药,然后对你



说,记得按时吃,语气是那种霸道的关心还是很温柔地提醒都是很好的。而最温暖的,就是你想干什么,有那么个人陪你,没有怨言的服务。而对应的人,就是普通朋友,好朋友,情人,然后是家人。

离家越远,越会自我坚强。就算我们似乎病人膏肓,也表现无比顽强。不想欠谁什么,不需要什么帮忙。也许,只有真正活在你心里的人,你才会袒露出软弱。越大,什么事情也会一个人承受。感冒了,就那么拖着挨着,不告诉朋友,不告诉家人。虽然很想对谁说点什么,向释放压力一样,可是最后我们还是坚强的什么也不想再说。

记忆中对于感冒,对于温暖,也是有很多的故事。可是,现实,现在,或许是缺少什么。不过,我们总可以找到自我取暖的方式。泡泡脚,多喝点热水,躲在热被窝,和朋友聊着天,听歌,安眠。一个人更需要自我的关心,一个人需要对自己更好一些。家人的叮嘱总是一个人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这是最不得不的话语,因为他们真的什么也做不了。

网上那个“多喝水!喝你妹水!”的段子是很给力的。找男女朋友,就应该找那些你感冒了,他/她陪着去看医生,给你买药的,你睡不着,他/她会抑制着睡意陪你到睡的。而那些只是一直对你说多喝水,按时吃药的,只能证明不够爱你。

也许,我们会因为一个人而故意让感冒自生自灭,托得很久。也许,我们会稍微有症状就忙着吃药,忙着看医生。这些大大小小的方式都是一种对待,但最终不管如何如何,我们总会克服它。痛苦,难受,孤单,无助,一场感冒像种催化剂,把身体的负面情绪给暴露出来,可是,当自己和它对抗并且战胜它之后,会觉得能够健康的呼吸是如此轻松的事情。而在感冒中,那些一点点的挂怀和关心,都会感到一种大大的温暖。

也许,就如看到的一句话:夏天都有一场恋爱,就像冬天有一场感冒。虽然我是反过来,但是,没有感冒的冬天是缺少些季节特色的。你的冬天有没有一场感冒,一场温暖?

(文/临床医学系 杨斯湲)



北湖 (副刊)

校园风光

摄影/张倬闻

非志无以成学



诸葛亮在临终前给了他儿子诸葛瞻一封《诫子书》,其中有一句“非志无以成学”不仅激励了他儿子的一生,对我们青少年来说更是一声警钟。有人说,如果把人生比作水上的漂流,那么志向便是我们前进的指路明灯,如若无志,人生将永远漂荡,一个波浪过来连躲避的地方也是茫然。

志,士者与心并得合一,才会对未来有憧憬有动力,有认知有坚持。我们都听过这样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本身就是需要一个终身去探索的问题,然而在我们所处的年代、环境、年龄不禁提出一些疑问:学习是什么?为什么要学习?学成有何用?也许我们会觉得,学习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被动和被强迫的过程。三三五岁被父母送进幼儿园和别的小朋友一起背唐诗学数学,十余岁看着同学们为了大学没日没夜的在题海中翻滚自己便也带上奋斗的标识,甚至在周末也打心底不情愿的坐在补习的教室。我们会觉得之所以学习是为了完成一个与生俱来的任务,或者说是为了赢得未来更多走进更好工作单位的机会;我们会觉得之所以学习是在用燃烧的青春打一个赌,或者说只是让家长放心孩子的成长进程是健康向上的。然而到了一定的年纪大把的问题冲击着学子们的小宇宙,分数拿到社会上能赚钱吗?函数拿到生活中能砍价吗?化学拿到家里能减轻负担吗?物理拿到天空上就能计算月球什么时候攻打地球吗?于是,“学而无用”顺理成章的迷惑着青少年的价值观,于是社会上以颓废生

活方式为主修的学子日益剧增。

和西方的学生们相比,似乎东方的就落后得多了。无论是在教学资源还是在学习态度或是学成人才上。但从态度上来说,前者是“we come to learn”,而

后者却是“you come to teach”。但从这两句话来说,大可推测有大相径庭的原因,必有大相径庭的结果了。一个国家要发达,理念必要前进,人才必要充实,一个人要发达,方向必要明确,信念必要坚决。并不是西方人的智商高的基因比我们的多,只是周边人的思想,从小到大的潜移默化的教育造就的。我们忽视了最具价值的过程双眼盯紧了结局。双方在学习上探求的是 whats,whys, hows,而我们却仅求 results.这并不是单纯的细节问题,而是对不同的人未来的映射。从古至今,有成就之人都是为着自己的志而不断前冲的人。他们被告知兴达国家之志向,虽然我们也是这样的,不过我们可能做得差一些。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拥有远大志向的人比例也许会令人叹息了。

记得很久以前就有专家公布了一个调查的结果。对于同一个问题,“长大后你想要成为什么?”便引发了人们对孩子理想和现实的热烈讨论。东方孩子的梦想给人以天方夜谭之感,而西方孩子却让人看到了一栋楼房的模型。孩子们都是相同天真和拥有梦想的,但最终梦想是否成为指路灯却相差之甚了。当然理想是基于现实的,一个农名工想要成为国家领导可能就有点强自己所难了,除非他是朱元璋那样的军事天才。但是如果没有志向,可能一辈子就只有汗滴禾下土了。

谁也不想一辈子漂流,心灵居无定所。学要至远,志必同行。
(文/中西医医学系 卢桂玉)

亲爱的自己,也许是因为从小条件不允许,也许是因为不想跟随大流,也许也是一年又一年的岁月沉没有让自己收获什么,所以并没有那样的资格去给自己寻觅一份真正的生日礼物。即使是在十八岁的生日时,也早已忘却,那时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祝福,只有伴随在热气熏天的教室里的奄奄黄灯,还有那满教室的压抑,人们埋着头看的、写的、记下的全是为了闯过那道独木桥。偶然看见班主任细心贴下的日历才发现,我的十八岁早已悄然到来,就在这个人人奔跑的季节里。

暮然回首,高考就在昨天,十八岁以来的一切都真真实实地摆在眼前,心中真正当真的那个成人礼,二十岁,就在那么几个月的流光里,即将到来。

在我的心中,是要到了二十岁才可以真正称之为成人的。因为在十八岁时,悄然而至,我们也不能够做些什么,大不了就是比较正式而盛大地过一场所谓的生日。十六是花季,十七是雨季,我不知二十该称为什么季。但知晓一点,正如学姐所说,在我

们二十和二十几岁的花样年华里,是该为自己所喜爱的东西疯狂了,否则只待韶华已逝而空长叹,时间此时正是铁面无私的包公相。在这里我想要把扬子在《十八岁及其他》中写给儿子的期盼转移到我的二十岁中来。一个能爱而又能被爱的人是幸福的,曾经爱而又别爱的人生是幸福的。但是即使爱而失落也酿成醇香的记忆,所以,假如你不幸在爱情的天地里折了翅膀,不妨哭,但不要庸俗。这样的心得是一生受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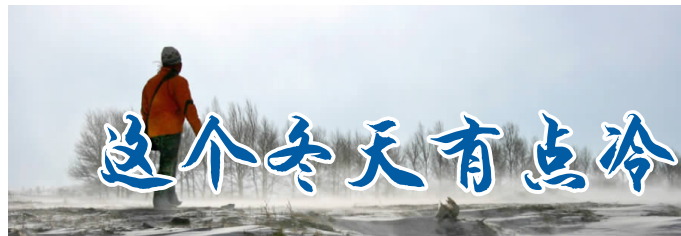
二十岁,我想要主动要求一个无理的礼物。无论是你们写,还是你们说我来落笔,我不要优点和光环,虽然没有任何光环,我要缺点和不足,让那些真正流淌在你

们心灵深处的小溪相互交融,汇成友谊的河,浸润心灵,帮我找寻更深更近的自我认识。

二十岁亲爱的自己,你该多了几条理由



由昂首阔步地前进,卸下那份小自卑的面容,明天的朝阳依然升起。今天的生活,你是且行且珍惜的。杨沫说过,生活的海洋,只要你肯浮动,总会把你淹没的。既然有理由努力,为何无理由由坚持,只管命途多舛,却依然紧握手心。有理想者是一个大写的“人”。自懵懂的孩子提时代,这么多年来努力必须有个交代,可能目的地并不伟大,但却是遥远的停靠港湾,遥远而可及,只要你是前进着的,总有一天会到达的。你是没有资格堕落的。



银杏黄了,纷纷扬扬,散落一地。秋却离开了,不知是叶玩弄了秋,还是秋厌倦了叶。冬来了,它是那么的凛冽,冻结了自由的叶,带走了纷纷,零落了一地的思念。

每年的冬天都还是这样,可岁月却流逝了,在你的鬓发间,眼角旁,从不徘徊,不留留恋。

还是这样一个冬天,一切都在平静中悄然声息的发展着,直到来到你的病床前。看着你干瘪的身躯躺在冰冷的病床上,我沉默了,像冬一样。雪白的被子和你融合在了一起,真怕一不小心它就吧脆弱的你吞

噬了。你的头发怎么就偷偷的掉了,就白了呢?你的脸颊,额头上什么时候就画上了密密麻麻的皱纹呢?如此寒冷的冬,怎么就无法冻结和定格你那如花的笑

颜,健硕的身体呢?外婆,为什么你要死死的看着窗外呢?你留恋能自由在土地上生活的日子,还是想离去的外公呢?又或许你是在担心自己的瘫痪给儿女造成了负担吧!记得小时候,我们总是很崇拜你,你比我高,比我有力量,来到橘子树下,总是一伸手就能摘下一大捧,有时我们嫌不够,叫嚷着,你还会爬上树去,给我们露一手,我想再也不能走动的你也还很怀念那些日子吧。

固执的你从不让儿女操心。你很勤劳,大女儿家收稻子,二儿子家喂猪,三女儿收

红薯,小儿子,小女儿家掰玉米,你忙的不亦乐乎。你忍得了烈日骄阳,忍得了狂风暴雨,忍得了腰酸背痛,不仅拉扯大了一群儿女,就连他们的孩子,你也帮他们带大了。

外婆,多希望你任性一次。你的腿有风湿,一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你忍着,从不放下手中的活,你说没事,担担菜,压压就没事了,说这叫以毒攻毒。记得,去年外公过世,为了儿女能安心,你不哭不闹,一言不发,安静的帮外公处理着后事。当大家在表演中暂时忘记哀痛时,你坐在门外,暮色包围了了你,昏黄的天空下,你的背影显得那么的长,拉出了一丝忧伤。我知道那门以前是外公的,有多少次,外公就在那路灯下等你,盼你,而那一刻,又是在等外公,盼他回来吗?曾经,又有多少次,你忍住对儿女的思恋,让他们安心工作,不让他们回家看你。妈妈说,她想回来看你,你坚决不同意,你说:“俩娃要读书,你们经济压力也大,我好的很,你们回来干嘛,不是瞎糟蹋

钱吗?”外婆,多希望你能自私一回。

外婆,外面起风了,天凉了,我好冷,多希望你再抱抱我。还记得吗?一到冬天我总爱钻进了的被窝,我冰冷的手脚贴紧你,你总会咧咧的骂一声,假推开我,然后让我躲进你的怀里,把你抱的紧紧的,帮我暖手暖脚。你知道吗?当我接到你住院的电话时,我慌了,我还有什么都没来得及给你做,我想到了最近学的病菌、病毒、免疫、生理,我多希望能用学的知识帮助你,可我却什么都没做了。

以前,我总想逃离你们的束缚,觉得远方才是我的家,我的归属,我走出了家,走出了家乡,走过了大道,一直走,一直走,直到迷失了方向。我以为我总能找到回家的路,回到原点,可原来家乡犹存,风景已变。是偷走了你们的容颜?是谁为你们添了白丝?是谁让你们不在年轻?

冬来了,那个温暖的怀抱还在吗?且行且珍惜!
(文/影像医学系 刘静)